

# 從一江新村到一江新城

■ 王應文

民國卅八年春，我八歲的時候，家中由長沙遷來臺灣；當時錦藩、徐蚌與平津大戰皆已結束。在風雨飄搖之際，先父王生明將軍奉調前往西北胡宗南長官部任少將副師長，參與作戰；卅九年中，才輾轉由香港調景嶺回到臺灣。

民國四十四年一月，先父時任一江山地區司令，率領反共救國軍抵抗共軍海陸空軍強攻，官兵傷亡殆盡，先父亦自戕成仁，譜下了壯烈的一江山戰史。當時正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送交美國國會之際，經過這場戰役，美國國會不僅批准條約，並且授權總統調動美國武裝部隊防衛臺灣、澎湖及相關領土與據點，對於中華民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。



一江山血戰讓我痛失親怙，卻也感受到社會各界許多的溫暖，當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，為照顧一江山烈士遺孤與大陳難童，特別籌辦了華興育幼院，先總統 蔣公與夫人亦曾多次前來慰問，讓遺孤得以安心成長，雖然我因年齡較長未曾入院，至今仍誌念不忘。

一江山戰役結束後，開啓了一江新村的新頁。民國四十四年，國內同胞與

↑ 民國 72、73 年間，擔任聯勤總司令的蔣緯國將軍（末二排左五），親蒞一江新村慰問烈士遺族時，在一江堂前和自治會幹部及村民合影。



僑界共同捐款新臺幣兩百多萬元，由軍人之友社負責興建一江新村；次年四月間，我家從台北市一江街遷往一江新村；一江街原是一條寬巷，而無街名，台北市政府為追念先烈，特重訂街名，在一江街設立一江公園，並立碑紀念。

當時其他居於中壢忠貞新村的一江遺眷，也同時遷入一江新村，住戶皆為遺族，村內設有公共浴室及公廁，每一間住戶房舍隔著空地，與自家廚房相對，在當年的居住物質條件下，每家有自己專用的廚房。

▲王應文長女菡湘、長子威隆，幼時在改建前的一江新村「一江山殉難烈士紀念碑前」留影，從背景中尚可窺得眷舍舊觀。

房，已屬難能可貴。

當時一江新村內設有一江堂與一江山紀念碑，碑上立有先父王生明將軍戎裝銅像，但一江碑較現在的碑碣略小。曾在大陳戰役期間，擔任海軍特種任務艦隊司令的劉廣凱將軍擔任聯勤總司令時，督令改建一江新村，改建廚房，將公共浴室拆除，廚房移至住戶房舍後側予以連通，並將一江堂略加整理，在銅像前另建一亭，內有碑文記述一江山戰役事略以及一江新村改建過程，惜碑文現已遺佚。

談起一江新村改建為一江新城的過程，要特別感謝蔣緯國將軍對於一江遺眷的關懷。民國七十一年間，擔任聯勤總司令的蔣緯國將軍來到一江新村，同行記者原以為只是例行行程，頂多花去廿分鐘，但是蔣將軍是性情中人，對於一江遺眷獨有一份感

情，一打開話匣子，就是兩個多小時。

當時距離一江山戰役，已近卅年之久，許多遺眷當年尙屬孩提，對於這場戰役的意義，並不完全了然，蔣將軍特別提到戰役直前，他參與高階軍事會議時，先總統 蔣公下令死守一江山的過程，當時諸多將領皆反對死守，但 蔣公特別說，難道我不知道一江山在敵我戰略態勢上不能守嗎，但是「守一天可以振奮



↑ 王應文、鍾素英（左二、右二）伉儷一家五口，在新建的一江新城國宅內合影留念。

臺灣人心，守兩天可以讓大陸另眼相看，守三天可以讓白宮翻過來」，最後先父率部死守三天，讓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國會報告中，盛讚守軍勇敢無畏，蔣將軍言及於此，頻頻拭淚，遺眷們有感而泣，我更是泣不成聲，當時情誼交融的氣氛，今日回想起來仍是那樣感人。

當大蔣將軍造訪一江新村，特別堅持要到每家每戶問候，記得當時我怕自家破舊地毯不潔，本想請他不用脫鞋，想不到他轉身先出去脫去短靴再進屋內，隨來之高階長官也紛紛跟從，脫鞋進入那間狹小的客廳，一個小小的動作，對我來說卻表達出無比尊重，令人難忘。蔣將軍看見我屋裡高懸著 蔣公頒授先父戰鬥英雄章的照片，再度恭敬地行了三鞠躬禮，並且特為叮囑，要將照片妥為收藏，做為忠孝傳家之寶；之後蔣將軍親訪各戶，他們

全是浙江老鄉，用家鄉話又聊了許久，最後與全體遺族合照留念。

一江新村所以能夠順利改建爲一江新城，實要感謝蔣將軍盡心用力之深，他不僅親自到台北縣政府簽約，又時常派遣聯勤副總司令與政戰主任與會，我身爲一江新村自治會會長，參與了整個改建過程。一江新村改建前住戶皆爲一江山遺族，共有四五十戶，改建後總戶數爲二百廿五戶，一半爲軍方人員入住，另一半由國宅局配售民眾。

一江新村改建期間，每戶每月發給二千元租屋費。新建的一江新城，房舍有五層樓及十層樓兩種，十層樓因屬商業用地，價值較高，五層樓的一至三層由烈屬優先配置，遺眷住戶以烈士軍階爲標準，全社區唯一的將級住宅，由王生明家屬配住，實際坪

數為四十坪。一江新城另建有地下停車場，因當時生活條件，沒有考慮到未來家家戶戶都可能購買自用車，因此未達一戶一車位的標準，也可見臺灣當時經濟發展的成果，超乎我們的想像。

一江新城中立有紀念碑，改為大理石碑面，較原雅觀，五樓並設有一江堂。紀念碑頂的王生明將軍銅像未做更易，十層大樓前有蔣緯國將軍題字「一江國宅新城」，五層軍眷入住部分，則書「一江新城」四字。當年以中山路為大門，現以永和路為大門，同時為遺族保留了兩戶各三十坪，可供自行運用的公共空間。

我是跟著一江新村成長茁壯的，從懵懂無知的青少年，到進入政戰學校，接受養成教育洗禮，一江新村總是映在自己心坎上。民國八十二年時，我於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公關室服務時，以

上校主任職務退伍，此時一江新城已改建完成近十年，我也已娶妻生子，妻子是來自泰雅族的原住民，性格豪爽大度，兩男一女，女兒嫁往美國，任職於紐約的財務公司，公公曾經擔任美國海軍艦長，聽聞先父為國殉節的故事，敬重莫名，總不忘與美軍袍澤分享追念。

中國人素重落葉歸根、薪火傳承，不管家族繁衍到世界哪一個角落，回到故里總是感到安適舒坦，一江新村與一江新城，正給了我這份安全感，當年先父與一江山先烈們，共同用鮮血奠定了中華民國富饒安全的國脈礎石，今天我們還該用一樣的熱情與毅力，為下一代人再栽種下大樹成蔭，庶幾無愧於前人。